



(上接9月24日A14版)

秦风玲犹不解气，把钱踩在脚下，踩了两脚：我叫你不长记性，我叫你没出息！又说：卫君梅还说你是个善良的人呢，我看你一点儿都不善。那次相过亲后，秦风玲征求卫君梅的意见，问卫君梅对尤四品的印象如何？

卫君梅说：看样子像个老实人。你注意看他的眼睛了吗？

没怎么看，我看他的眼珠好像有些发黄，跟咱们的眼珠不一样。

是不一样，他的眼睛是典型的羊眼。

人脸上长羊眼，这话怎么说？

说是羊眼，也不是把羊眼安到人眼上，只是他的眼睛长得像羊眼。人的眼睛多种多样，有的像龙眼，有的像凤眼，有的像猴眼，有的像羊眼，有的像牛眼，也有的像猪眼。据说眼睛像猴眼的人都比较机灵，比较精明，眼睛像羊眼的人，都比较善良，比较温顺。

那我的眼像什么眼呢？

你的眼睛吊吊着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像凤眼呗！

你的眼睛呢？

我的眼睛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要和尤四品看对眼就行了。不要因为尤四品的眼睛长得像羊眼，你就把人家当绵羊，你就欺负人家。

秦风玲认为自己没欺负尤四品，是尤四品欺负了她。尤四品不乖，不听话，就算欺负她。秦风玲小时候在娘家时放过羊，知道有的头上长角的公羊也是很犟的，抵起人来也是很厉害的。

满屋子都是羊肉和羊肉汤的香味，尤

秦风玲知道，尤四品“充电”也有瘾，不让他把“灯头”放进来，他不会罢休。但“充电”是最后的条件，也是男人最看重的条件，她还是要拿这个条件跟尤四品讲条件。她说：那你赌个咒吧。

赌什么咒呢？尤四品像是想了一下，赌咒说：我要是再打麻将，你就永远不给我“充电”。

不行，这个咒太轻了。我要是不给你“充电”，你死皮赖脸，光缠磨我。

什么样的咒算是重咒呢？当然，死算是重咒。煤矿工人不愿拿死赌咒，他们对这样的咒是忌讳的。大约因为他们在井下面临的危险太多，万一被咒语咒中，那就不好了，不是应验，也是应验。尤四品的样子有些为难，他说：卫君梅说让我对你好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一点儿都不知道。那天卫君梅当着你的面跟我说了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

不记得。

卫君梅要我对你好，说最大的对你好，就是注意自身的安全。我的矿灯要是不充好电，到井下黑灯瞎火，怎么能保证安全呢！要是我不能确保安全，怎么能实现对你的好呢！心里100个想对你好，也不能对你好了。

尤四品这样说话，显得有一些悲观了。而悲观的话历来比乐观的话有力量。它的力量之一，是能帮人打开记忆之门，而且是悲伤的记忆之门。这扇门打开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秦风玲脑子里出现的竟是她和陶刚最后告别的一幕。陶刚的尸体火化之前，殡仪馆的人把陶刚上上下下打扮了一番。陶刚脸上被涂了油脂，抹了白粉，还画了红脸蛋。陶刚穿了一身铁灰色的西装，头上戴的是鸭舌帽，脚上穿的是云头鞋。不管怎么看，陶刚的这身打扮都让秦风玲觉得陌生和别扭。真是人死就成了历史，

四品的鼻翅子张着，往锅灶上看了一眼。自从早上6点多吃了早饭，十六七个钟头过去了，他没有再吃饭。在井下，他吃的黑色的粉尘，出的是黑色的汗水。他累坏了，也饿坏了。但因为自己做下了错事，秦风玲没有发话，他不敢提出吃饭。

秦风玲也从尤四品眼巴巴的眼神里，看到了尤四品对饭的欲望。她说：看什么看，看也不给你吃。饿你一顿，让你长点儿记性。一个人不长记性，就该拴住腿杀吃，像杀一只羊一样。我本来给你准备的晚饭是你最喜欢吃的羊肉烩面，想给你增加点儿营养，你既然把麻将当成了麻糖，一摸麻将就忘了吃饭，那你就别吃了。

话虽这样说，若真的让尤四品饿肚子，秦风玲又有点不忍心。秦风玲懂得，对于一个挖煤的人来说，有两样东西必须给予保证，一是让挖煤的人吃饱饭，二是让挖煤的人睡好觉。吃不饱饭，就挖不动煤。睡不好觉，迷迷糊糊，对人身安全不利。她还是给尤四品下面去了。下好了面，把碗盛上，秦风玲对尤四品说：吃去吧。

尤四品说：你不是说不让我吃嘛！

记吃不记挨吵的东西，不让你吃，你能做到吗！

咱俩一块儿吃吧。

我吃不下去，你把我气都气饱了。

人家想怎么打扮，就怎么打扮。但让秦风玲不能接受的是，陶刚的脖子上竟然系了一条领带，还是一条带花儿的领带。陶刚生前从不系领带，家里连一条领带都没有。有一年过春节，她对陶刚说，要给陶刚买一条领带。她认为男人系领带是一种时髦，她想让自家的男人也时髦一下。陶刚坚决反对系什么领带，说领带像是裤腰带，人的脖子又不是腰，裤子又不穿到脖子上，好好的脖子，系一根裤腰带干什么！如今陶刚死了，一切都不能自主，人家违背了他的意愿，在他的脖子里系了一根“裤腰带”。陶刚下一步要走远路，脖子里系着一根“裤腰带”，肯定很难受。不行，她要把陶刚脖子上的“裤腰带”解下来。与陶刚的遗体告别时，由矿上指派的两个女工作人员分别架着她的一只胳膊，她一直是号啕大哭的状态。她哭着喊：解下来，解下来！

工作人员没明白她的意思，不知道她要把什么解下来。工作人员抱紧她的胳膊，控制着她的挣扎，想尽快把她从陶刚的遗体前拖开。

她使劲往下打着坠，还是哭喊：解下来，给他解下来！

一个工作人员问她：解下来什么？

裤腰带，裤腰带！

陶刚的尸体马上就火化了，这时家属提这样的要求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工作人

尤四品端起饭碗，秦风玲问他：以后还打麻将吗？

不打了。

再打怎么办？

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
我不说，我让你自己说。

你用切菜刀，把我的手指头剁掉。

我才不剁你的手指头呢，你自己剁。

尤四品喝了一口汤，说真香，我老婆做的饭真好吃。

他一连吃了两大碗羊肉烩面，吃得满头大汗，满面红光。吃完了面，他对秦风玲说：发烟吧。

秦风玲借给尤四品发烟的机会，又拿了尤四品一把：你以后还干坏事吗？

干什么坏事？

赌博不是干坏事吗？

不干了，坚决不干了，谁拿麻绳拴我的头，我都不去了。他对自己说：你老婆对你这么好，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天天给你发烟，还天天给你“充电”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！

这几句话还像人说的话。秦风玲这才按量把两盒烟发给尤四品。

尤四品一口气抽了两颗烟。

两个人钻进被窝儿，尤四品一接触到

秦风玲的身体，他的“灯头”迅速膨胀起来。他说：搁上吧，“充电”吧。搁上是当地的土话，是开始的意思。

秦风玲今天态度不积极，她要继续拿捏尤四品。老婆拿捏男人，两种办法采用得最多，一是不给男人做饭，饿着男人；二是拒绝和男人做那事儿，在另一种意义上饿着男人，也是干着男人。秦风玲说：你今天犯了错误，还“充”什么“电”，“充电”的事儿就免了。一个人犯了错误，就得付出代价。如果一点儿代价不付出的话，所犯的错误就记不住，下次还会犯同样的错误。

尤四品的意思是不能免，“充电”的事十分重要，别的事儿都可以免，“充电”的事儿免不得。他拿真的矿灯需要充电跟秦风玲说事儿，说如果不给矿灯充电呢，矿灯就不明。矿灯不明呢，在井下就无法干活儿，就完不成生产任务，就要扣工资，挣到的钱就少了。为了能够完成生产任务，能够多挣钱，还是给矿灯及时充电好一些。

秦风玲说：你蒙谁呢，这“矿灯”不是那矿灯，这“矿灯”是假装的，“充电”只是你的一个说法。

道理是一样的，来吧，充上吧。

不充。跟我结婚之前，你没地方“充电”，不是也能活嘛！

活跟活不一样，没有你活得不痛快，自从有了你，活得才痛快了。别把“电门”关着，不能“充电”，我不痛快，你也不痛快。再不让“充电”，我就睡着了。说着，尤四品闭上眼睛，喉咙里打起了呼噜。他一边打呼噜，“灯头”一边在秦风玲身上乱抖。

员要她节哀，节哀！说裤腰带不能解。

不是裤腰带，是领带，领带！

工作人员说：领带也不能解，这次遇难的师傅们统一着装，要是给陶师傅解下领带，着装就不统一了。

此时此刻，秦风玲脑子里只有一根筋，认准的只有这一条死理，誓死也要把陶刚脖子上的领带解下来。这是她最后的要求，也是最后的抗争，她哭喊道：你们要是不把他的领带解下来，我就跟他一块儿去死！

工作人员经过紧急商量，最终还是把系在陶刚脖子上的领带解了下来。他们没有把领带交给秦风玲，把领带团成一团，装进陶刚的西装口袋里去了。

由陶刚想到尤四品，尤四品也从来不打领带。让秦风玲吃惊的是，尤四品对领带的看法与陶刚是一样的，也说领带像裤腰带。在秦风玲走神儿的工夫，尤四品已上了秦风玲的身。

秦风玲说：我还没同意呢，你怎么就上来了？

我知道，你一定会同意的。

尤四品每次“充电”，都不戴避孕套。他说避孕套是绝缘体，一戴上那玩艺儿，“矿灯”就充不上电了。

秦风玲说：怀上了怎么办？

怀上你就给我生一个，隔布袋买猫我不挑，你给我生个男孩儿女孩儿都可以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那就看你的本

